

月月小说 (第一卷)

王安忆等 著

月月小说

(第一卷)

王安忆 红 柯 严歌苓 著
迟子建 张 炜 刘庆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月小说·第1卷 / 王安忆等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

(“海边书”系列)

ISBN 7-5633-4555-8

I. 月…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667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南宁华侨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北湖南路 20 路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19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为什么要提倡短篇小说？

——《月月小说》(第一卷)序

陈思和

自2003年7月《上海文学》改版以来,推出了以《月月小说》为主打的小说创作。取“月月”为名,即每月(每期)推出两篇小说的意思,作家无疑均为名作家,而刊物则努力发表好小说。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鼓励和推动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

为什么要鼓励和推动短篇小说创作?这个问题是针对当前的文学创作状况而提出来的。王晓明教授有一次在杂志的编委会上说:“一个社会的小说的状况,经常取决于短篇小说的状况,这是小说的基本功,没有好的短篇小说,是很难有好的长篇小说的。”我是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的。过去一般的舆论认为,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的标志性的文艺样式是长篇小说,这在文化市场还不发达、还不能充分影响文学创作的时代可能是这样,但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现在的小说市场上,长篇小说是主流,但不少所谓的“长篇小说”其实是影视作品的派生物和延伸产品,更有许多通过市场操作起来的流行作家,如美女作家、神童作家、低龄作家等等,几乎都围绕了长篇小说的形式在打转。这样

一来,长篇小说原来的千锤百炼方而玉成的精神完全丧失,成了一堆文字垃圾。所以,在今天作家能否写几部“长篇”、能否成为畅销书都不值得骄傲。过去一个作家长期在短篇小说里徘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才去构思长篇,显示出真正的创作实力,在这样的前提下,长篇小说才是神圣的标记。但现在的流行读物市场上长篇小说泛滥成灾,已经无法获得那样神圣的荣誉。而短篇小说正是因为失去了市场的青睐,它反而少了许多牵制和杂质,从艺术的角度说反而显得纯粹。短篇小说的标准,第一是短,第二就是讲究叙事结构,精致的叙事结构反映了作家内心的精致和感觉的别样,而篇幅短也不意味着内涵的单薄和感情的粗糙,相反它的结构与叙事本身往往就构成了内容的一部分,具有审美的意味。所以,总有一天聪明的作家们会达到这么一个共识:写长篇很容易,真正标志性的作品却是要写出几篇被读者反复咀嚼品味的经典短篇小说。

今天是传媒左右社会审美趣味的时代,文艺作品的兴衰与传媒的作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长篇之所以“兴”,是因为有市场在背后起作用,出版社为其媒体批评的经济后援。首发式的排场、发布会的规模、批评家的档次、宣传的力度等,都牵涉到文学创作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而短篇小说一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市场青睐,因为篇幅短,左右读者的阅读兴趣的,一般不是故事内容的曲折离奇,也不可能是社会思潮的煽情,而是真正的艺术趣味和写作技巧,它当然也可以作为消遣之用,但需要读者以沉静的心态和良好的素养来欣赏,这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修养的水准。记得在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市场上很不受欢迎,鲁迅总结其失败的经验时就说过,因为是短篇,读者觉得故事刚开始,但它却已经结束了,

“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其结果当然不好看。但鲁迅并没有气馁，相反他自己也开始写短篇小说，终于成为短篇白话小说的大家。我有时总是在发痴想：如果当年没有鲁迅的短篇白话的创新和冲击力，那我们的文学水平可能永远停留在《江湖奇侠传》、《玉梨魂》之类的长篇之上，后来的发展就不可想像。

从鲁迅起，中国新文学一向有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业绩的作家，当代就有孙犁、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等大家，但到了上一世纪末的时候，市场上的长篇小说的流行完全淹没了短篇的存在，许多创作短篇小说的高手也纷纷改而写长篇，但他们的短篇依然写得精致漂亮。如果综合地看，他们的所有创作成就中，短篇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高峰。在今天的快节奏日益紧迫的状况下，短篇小说的结集出版应该是受欢迎的，因为短而隽永的阅读篇幅和艺术特征，正符合有良好文化水准的青年读者在繁忙与混乱中追求片刻闲暇的精神，因此现在应该是产生短篇大家的时候。我想，只要超越了现实市场的功利性欲望，这种境界很快就会到来的，而《上海文学》就是为达到那么一天而做准备，它只给读者提供时代的艺术精品。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月月小说》将作为“海边书”系列中的主体部分而长期编辑下去，每年编辑两卷，每卷推荐六位作家的短篇新作，为趣味高雅的读者提供一份精致的读物。

2004年3月8日于黑水斋

目 录

王安忆	发廊情话	3
	姊妹行	23
【评论】	从细节出发 陈思和	54
红 柯	四棵树	65
	高耸入云的地方	83
【评论】	两个短篇,这么多的话 张新颖 主持	98
严歌苓	拖鞋大队	117
	奇 才	153
【评论】	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 陈思和	171
迟子建	微风入林	185
	夜行船	209
【评论】	晴月揽星 微风行船 聂 伟 主持	228
张 炜	父亲的海	243
	烧花生	259
【评论】	丰富的纯真 王光东 主持	270
刘庆邦	大活人	283
	双 炮	301
【评论】	在柔美与酷烈以外 陈思和	315

王安忆 | 小说

王安忆

原籍福建省同安县,1954 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移居上海。1970年到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引起文坛瞩目。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尾声》、《荒山之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等。作品屡获大奖,在华文文学界享有巨大声誉。

主要作品:

《海上繁华梦》(《王安忆自选集·第一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
《小城之恋》(《王安忆自选集·第二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
《香港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第三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
《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第四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
《米尼》(《王安忆自选集·第五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
《长恨歌》(《王安忆自选集·第六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
《妹头》,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
《富萍》,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
《上种红菱下种藕》,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
《桃之夭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发廊情话

这一间窄小的发廊，开在临时搭建的披厦里，借人家的外墙，占了拐角的人行道，再过去就是一条嘈杂小街的路口。老板是对面美发厅里辞职出来的理发师傅，三十来岁的年纪，苏北人。也许他未必是真正的苏北人，只是入了这行，自然就操一口苏北话了。这好像是这一行业的标志，代表了正宗传继。与口音相配的，还有白皙的皮肤，颜色很黑、发质很硬的头发，鬓角喜欢略长一些，修平了尖，带着乡下人的时髦，多少有点流气，但是让脸面的质朴给纠正了。脸相多是端正的，眉黑黑，眼睛亮亮，双睑为多，鼻梁比较直，脸就有架子。在男人中间，这类长相算是有点“艳”，其实还是乡气。他们在男人里面，也算得上饶舌，说话的内容很是女人气，加上抑扬缠绵夸张的扬州口音，就更像是个嘴碎的女人了。这与他们剽悍的体格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而他们的一双手，又有些像女人了，像女人的白和软，但要大和长了许多，所以，就有了一种怪异的性感。那是温水、洗发

精、护发素，还有头发，尤其是女人的头发的摆弄所养护成的。他们操起剪子来，带着些卖弄的夸张，上下翻飞，喀嚓作响，一缕缕头发洒落下来。另一只手上的梳子挑着发缕，刚挑起，剪子就进来了，看起来有些乱。一大阵乱剪过去，节奏和缓下来，细细梳平，剪刀慎重地贴住发梢，张开。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动如脱兔，静若处子。

这一个苏北人，就是老板，却不大爱说话。他的装束也有了改变，穿了件黑皮夹克，行动周转多少是不便的。也许是做了老板，所以不能像个单纯的理发师那样轻佻随便了，再加上初做生意，不免紧张，于是就变得持重了。他包剪和吹，另雇了两个年轻姑娘洗头，兼给烫发的客人上发卷。有了她们，店里就聒噪多了。她们大约来自安徽南部一带，口音的界别比较模糊，某些音下行的趋向接近苏北话，但整体上又更向北方语靠拢。最主要的是，语音的气质要粗犷得多，这是根本的区别。她们的年龄分别在二十出头和三十不到，长相却很相似，大约是因为装束。她们都是削薄碎剪的发型，发梢错乱地掩着浑圆的脸庞，有一点风尘女子的意思。可她们眼神却都是直愣愣的，都像大胆的乡里女子看人。五官仔细看还有几分秀气，只是被木讷的表情埋没了。她们都穿一件窄身编织衫，领口镶尼龙蕾丝，袖口撒开，一件果绿，一件桃红。裤子是牛仔七分裤，裤口开一寸衩，脚下各是一双松糕底圆口横带皮鞋。衣服都是紧窄的流行样式，裹在她们身上，显得很局促。她们经过室外强度劳作的身体，出力的部位，像肩、背、臂膀、髋部，肌肉都比较发达，就将这些衣服穿走了样。倘若两张椅子上都坐了洗头的客人，她们便一边一个，挺

直身子站到客人身后,挤上洗发水,一只手和面似的将头发搅成一堆白沫,然后,双手一并插进去,抓、挠、拉。她们就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抬肩、悬臂的姿势一模一样,抓挠的程序动作也完全一致,看上去很是整齐。她们还都喜欢抓挠着头发,眼睛看着正前方镜子里客人的眼睛,直逼逼地,要看出客人心中的秘密。看了一时,再侧过头去,与同伴说话。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大,笑声也很响亮,总之是放肆的。老板并不说她们,看来是个沉默的人,还有些若有所思的。她们于是会疏懒下来,只是依样画葫芦般地动作,却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这时,客人就会发声了:你不要在表面划来划去,要抓到里面去。受谴责的小姐便委屈地说:方才的客人还说我的指甲太尖了呢!客人再说:你手指甲再尖也无用,只在表面上划。这时,老板就站起来,走到客人身后,亲手替客人洗发。小姐呢?依然带着受委屈的表情,走开去,到水池前冲手,然后往墙边铁架折叠椅上一坐,那姿态是在说:正好歇着!她们多少已经学油滑了。

店里时常还会坐几个闲人,家住附近,没事就跑来坐着。人还以为等着做头发的,推门之后并不进来,而是问:要排队?里面的人一并说:不排队,不排队!生怕客人退走。闲人多是女性,有的手里还拿着毛线活,有的只是抄着手。虽说是闲人,可却都有一种倦容,衣履也不够整洁,好像方才从床上起来,直接走到店堂里似的。可能也不是倦容,只是内室里的私密气息,总有些黏滞不洁,难免显得邋遢气。果然,有几次,方才还蓬头垢面地在这里闲话,这一时却见换了个人似的,化了妆,换了衣服,踩着高跟鞋,噤噤噤,头也不回地从店门前走过去,赴哪里的约

会去了。等再来到这里,已经是曲终人散的阑珊人意了。她们回忆着前夜的麻将、麻将桌上的作弊,还有口角和得失。或者是一场喜宴,新郎新娘的仪表、行头、酒席的排场和各方宾客来头的大小。就好像一宵的笙歌管弦,要在这里抖落掉余烬似的。此外,股市的起伏波动,隔壁店家老板与雇员的争端,里弄内的短长事,还有方才走出的客人的吝啬与大方,也是闲话的内容。有她们在,那两位洗头小姐,也觉得不沉闷了。并且,有多少知识,可以从她们那里得来。遇到和计较的客人吵嘴,她们则会出来打圆场。她们都是有见识的世事圆通的人。甚至你会觉得不相称,像她们这样见过世面,何以要到这小店来,与两个安徽女子轧道?难得她们如此随和。岂不知道,这城市里的人原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傲慢,内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少等级之分的。她们生活在人多的地方,挺爱热闹,最怕的是冷清。她们内心,甚至还不如这些外来的女子来得尖刻。这倒是出于优越感了,因为处境安全,不必时时提防。当然,还是因为生性淳厚,你真不会相信“生性淳厚”这几个字能放在她们身上,可事实的确如此。在这闹市中心生活久了,便发现这里有几分像乡村,像乡村的质。生活在时间的延续中,表面的漂浮物逐浪而去,一些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则沉积下来,它们其实简单得多,但却真正决定了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些闲坐的女人里,没几个能猜得到那两位小姐背地里如何谈论她们,当她们光鲜地从玻璃门前走过去,她们在门后的眼光,又藏着怎样复杂的心思。

每天早上,将近九点钟光景,玻璃门上的帘子拉开了,门从里面拨了锁。这城市的街是扭的,房屋的朝向便不那么正,说不

出是怎样一来,太阳从门外照到镜子上,很晃眼的。在晃眼的阳光里,两位小姐在摆放椅子,收拾镜台上的小东西,顺便对了镜子整理身上的衣衫和头发。有一点像舞台,方才拉开帷幕。倘有赶早的顾客,这时候推门进去,会嗅出店堂里的气味有些浊,夹杂着许多成分。“他”或“她”当然分辨不出那里面有被褥的气味,混了香脂的体味,还有几种吃食的气味:泡饭的米汤气、酱菜的盐酱气、油条的油气,再有一股灼热的磁铁气味,来自刚燃过的电炉。她们就是在里面过宿的,折叠床、铺盖、锅碗,都掩在后门外。这里还有一扇后门,门外正是人家的后窗台,用纸板箱围住半平方米的地方来搁置这些杂物,上面再覆一张塑料薄膜。在这条窄街上,沿街住户门口,都堆放着杂物,所以,就不显得突兀和不妥。过了一时,老板也来了,进来看看,并没什么事,就又走了。走了一时,又来,再看看,还是没什么事,再又走了。他显得很忙碌,有着一些对外的交道需要处理的样子。有了自己的生意,做了老板,他的外形上似乎有了改变。他黑了,抑或并不是黑,而是粗糙,就像染了一层风霜。而且,有一种焦虑,替代了他们这类手艺人的悠闲劲。那是由手艺娴熟而生出的松弛,以至都有点油滑气了。现在,他却是沉郁了。这件黑皮夹克他穿着真是不像样,硬、板、灰蒙蒙,就像一个奔走在城乡之间的水产贩子。黑色牛皮鞋也蒙了灰,显出奔走操劳的样子。等他跑进跑出段落,停歇下来,一时又没有剪和吹的客人,他便坐在柜台里面,背后是嵌了镜子的玻璃壁架,架上放各种洗涤品、冷烫精、护发素、焗油膏。柜台上立有一面硬纸板,上面排列着标了号码的各种焗染颜色样本。总之,这发廊虽小,可五脏俱

全。老板坐在柜台里边，用指甲锉锉着指甲。这带有女气的动作，倒流露出一点他本行的小习气。

他低头坐在那里，任凭小姐们与闲坐的人如何聒噪，也不搭腔。人们几乎都将他忘了，可是，很奇怪地，又像是要说给他听。倘若他要不在场，说话的兴头就会低一点，话题也变得散漫，东一句，西一句，有些漫不经心的意思。这个沉默的人，无论如何是这里的主人，起着核心的作用。现在，他坐在这里了，眼睛望着前边的玻璃门，门外街面上的忙碌，有一种熟稔的日常气息。人脸大致是相熟的，所作所为还是相熟。在这闹市的腹地，夹在民居中间的街，也是近似乡村的气质，相对封闭。外面世界的波澜，还进不到这里面，只会因冲击边岸而引起骚动。老板的眼光茫然的，这是处在创业艰难中的人统有的眼光，忙定下来，不禁自问道：有什么意思呢？发廊里的闲话很热烈，两位小姐兴奋着，手在客人头上动作，连带身体雀跃着，形成一种舞蹈的节奏。肥皂泡飞到客人的眼睛里，客人抗议了一次，又抗议了一次，待到第三次，空气中就有了火气。老板在柜台后面立起来，可是，没有等他走到客人身后，有一个人却代替他，挤开了那位小姐。这是边上坐着的一个闲人，也算是常客了，家往街那头百货公司楼上，丈夫是做生意的，养着她，没事，就到这里来坐着。

她从铁架折叠椅上站起来，走到客人身后，略一挽袖，抬起手臂，手指头沿了客人发际往两边敏捷地爬行开去，额上立即干净了。她快速地将客人顶上的泡沫推叠起来，然后伸进深处抓挠。她笑嘻嘻地回头看人们，好像在说：怎么样？是孩子气的技痒，也显出她曾经是干过这一行的。要这么一想，你便发现，她

其实也和那两个小姐有些像呢！圆脸，短发，细淡尚端正的五官。所有的洗发小姐几乎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的个子比那两个小姐还要小些。穿呢？又穿了一条灯芯绒的、胸前缝一个狗熊贴花的背带裤，这使她看起来，完全是孩子的形容。不过，再仔细端量，才会看出她怀有着身孕！这样，你忽然就不确定起来。进一步地，你注意到她看人的眼光，不是像那两位一样直逼逼的，恰巧相反，很柔软，似乎什么都没看，其实全看见了。你想，这女人有些不简单啊！到此，她已经与那两位小姐完全区别开来了。她们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不同源于经验、年龄、天赋，还有地域。对了，这女人是上海人，她说一口上海话。她甚至还不像她那个年龄，二十多，三十，或者三十出头？就这一个年龄段吧，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上海男女，有许多流行语，又有许多生硬的发音。她的上海话竟有些老派的纯熟，这显示她应该是在正宗的沪上生活里面。

客人安静下来，小姐们则兴奋地问出诸多问题，总起来就是，你也做过这一行啊！她翘起下巴，朝柜台，也就是老板的方向一点：我开过一个发廊。不等人们发出惊愕的叹声，她又加上一句，先前做过一段百货。再是一句：还开过一家饭店，名叫“好吃味”！说到此，人们反倒不吃惊了，因为不大可信。这三段式加在一起需要多长时间？而她究竟又有多大年纪？再看她脸上的笑容，那样得意的，又变成孩子了，沉不住气，爱说大话的孩子，狡黠地眨眨眼：信不信随便。小姐们不看她了，由她自己替客人洗头。她笑着将干洗的全套动作做了两遍，然后说：冲去吧！将客人还给原先的小姐，带到洗头池前，自己举着等在一

边,等水池子空出来好冲手。她很有兴趣地看着手上堆着的泡沫,手指撮弄出一个尖,尖上正好停着一点太阳光。光流连到她脸上,她的笑容在晃动的光影里有一点惘然。店里有一瞬是静着的,只有水冲在头发里柔和的咝声,还有煤气热水器噗一声开,又噗一声关。老板肘撑在膝上,下巴托在掌中,那样子有点像小孩,想着小孩子家的心事。

我的发廊在安西路。安西路,知道吗?她说。小姐们摇头说不知道。现在已经拆了,那时候,很繁荣呢!长宁区那边有名的服装街,有人叫它小华亭的。我的发廊在服装街的尾上,或者也不能说是尾,而是隔了一条横马路的街头上。我对那地方比较熟,虽然我自己家住在淮海路那边,可是朋友借给我做小百货的门面在安西路,所以就熟了。

小姐们回头朝向她,听她说。冲头发的冲好了,送到座位上,老板起身去吹风。小姐自己站在一边,用一块干毛巾擦手。她走到空出来的水池,拧开龙头,冲净手上的泡沫,暂时停下来,脸上带了微笑。她左右手交换握了花洒,冲手。水丝很软弱地弯曲下来,汇成细流。电吹风的嗡嗡声充满在店内,头发的气味弥散在透进玻璃门窗的阳光里,显得有些黏腻。她洗好手,那小姐将手中干毛巾递过来,她没接,只是在上面正手反手摊了摊,算是擦干了,回到先前的折叠椅上,坐下。后来呢?小姐中的一个问道。她抬起微笑的脸,询问地看着发问的人。为什么不做百货而要做发廊?那人解释了自己的问题。

她“哦”一声,仿佛刚明白过来似的。小百货,你知道利极薄,倘若你没有特别的进货渠道,赔煞算数。那些供销商,你打